

變讀現象的兩種貫時意義—— 兼論晉江方言的古調值*

何 大 安

- | | |
|------------------------|-----------------------|
| 1. 序說 | 3-1. 樂會方言喉塞音尾有無的變讀 |
| 2. 存古的一面 | 3-2. 排灣語中字尾-w 和-v 的變讀 |
| 2-1. 清水的入聲變讀 | 4. 本文提出的解釋 |
| 2-2. 泰雅語四季方言的唇音與舌根音的變讀 | 5. 晉江方言古調值的構擬 |
| 3. 創新的一面 | 附註 |
| | 參考文獻 |

1. 序 說

許多語言都有因連讀或構詞而發生的音位性變讀 (phonemic variants) 現象，我們可以把因此產生的一讀稱為「連讀 (connected form)」，把構詞行為發生前或單獨稱述時的一讀稱為「簡讀」(isolated form)。就共時的 (synchronic) 觀點來講，連讀和簡讀之間，只具一種詞音位轉換 (morphophonemic alternation) 的關係。我們可以設定其中一讀為「基式」(underlying form)，另一讀為「導式 (derived form)」；並且可以進一步說明：在什麼樣的語法程序之下，基式會變成導式。基式的設定，也許會選擇「簡讀」，也許會選「連讀」，往往要看這個語言音韻結構上的特點來決定，例如成詞限定、音位分佈等等。現代的衍生音韻學家曾主張，基式的選擇，在原則上可以不必考慮到貫時的 (diachronic) 因素；但是，這種共時的、平面的分析，却具有貫時的意義。¹ 我們以為，就音位性變讀而言，這種貫時的意義，可以

* 本文曾於民國 72 年 4 月 4 日在本所學術講論會中提出，承與會先生多所指正，原稿並承丁邦新師、李壬癸師、龔煌城先生、鄭秋豫小姐、林英津小姐、王道還先生、Miss Susan Hess 及同學楊秀芳君賜閱，惠賜改進意見，謹此致謝。

1. 以上的論點，M. Halle (1962) 有過原則性的提示，特別是其中的 VI, IX 兩節。R. King (1969) 與 Schane (1973: 83) 也有所發揮，讀者可以參看。又對基式的設定，本文不取更抽象的形式，請參看 Vennemann (1971) 及 Hooper (1976) 的討論。

大別爲兩種：一是「存古」(retention)，一是「創新」(innovation)。經過本文的分析，我們發現：凡是帶有存古意義的變讀現象，其基式往往即是連讀本身；凡是帶有創新意義的變讀現象，其基式則多屬箇讀。因此，如果我們對一個語言音韻系統的共時分析夠精確適當的話，便可以從基式設定的過程當中，看出貫時演變的先後來；並可進而對古語的內部擬測，提供一些線索。以下我們分別舉例來說明這兩種類型的變讀，並嘗試給予解釋和古語擬測的討論。所舉的是漢語和南島語的方言，一方面當然是作者取材較爲方便，一方面也希望本文所討論的問題，具有某種程度的一般性。

2. 存古的一面

2-1 清水的入聲變讀

清水的閩南語，² 在箇讀時有六種聲調（以下從董同龢先生（1957）之說，稱爲本調），連讀時也有六種聲調（以下從董先生之說，稱爲變調），但是內容略有出入。以下是各調調值及例字：

調名	本 調	變 調	例	字
陰平	˩, 44	˩, 22	天 t'i˩, 天頂 t'i˩	tiŋ˩
陽平	˨˩, 13	˩, 11	長 tɕ˩, 長褲 tɕ˩	k'ɔ˩
上	˨˩, 53	˩, 44	好 ho˩, 好天 ho˩	t'i˩
陰去	˨˩, 31	˨˩, 53	放 paŋ˩, 放開 paŋ˩	k'ui˩
陽去	˩, 22	˩, 11	舊 ku˩, 舊衫 ku˩	sã˩
			舅 ku˩, 舅公 ku˩	kɔŋ˩
入	˩, 22	˩, 55	濕 sip˩, 濕氣 sip˩	k'i˩
			骨 kut˩, 骨頭 kut˩	t'au˩
			腹 pak˩, 腹肚 pak˩	tɔ˩
	(˩, 21	˩, 53)	答 ta'˩, 答應 ta˩	iŋ˩
	˩, 22	˩, 11	十 sip˩, 十字路 sip˩	li˩ lɔ˩

2. 清水位在臺灣省臺中縣。本文所據語料，爲楊秀芳君所提供。

滑 kut ˩, 滑倒 kut ˩ to ˩

縛 pak ˩, 縛跂(纏足) pak ˩ k'a ˩

(˩, 21 ˩, 11) 踏 ta' ˩, 踏𠵿(踏住) ta ˩ tiau ˩

入聲調是短促調，只出現在有 -p、-t、-k、-ʔ 尾的音節，其中 -p、-t、-k 尾的音節的本調是 ˩ (22)、-ʔ 尾音節的本調是 ˩ (21)；它們可以合成一個調位。入聲的變調有兩種，一種是 ˩ (55)，一種是 ˩ (11)。˩ (55) 的這一類又有一個同位的分調 ˩ (53)，它只出現在帶 ʔ 尾的音節，凡是 -p、-t、-k 尾的音節都只出現在 ˩ (55) 調。˩ (11) 這一類沒有第二個分調，無論是 -p、-t、-k 或 -ʔ 尾的音節，都只有 ˩ (11) 一種讀法。本調中帶 -ʔ 尾的字，無論它的變調應歸入 ˩ (55) (其實是 ˩ (53)，或歸入 ˩ (11)，在變讀時 -ʔ 尾都會失落，但調長仍然短促。從來源上看，變調為 ˩ (˩) 的一類，相當於中古帶全清、次清聲母的入聲字，即所謂的陰入。變調為 ˩ 的一類，相當於中古帶全濁、次濁聲母的入聲字，即所謂的陽入。這也就是說，陰入、陽入的分別，在變調中仍保存着，但在本調中已經混合了。

清水的入聲調，因而就有了 ˩ (22) ~ ˩ (55) ~ ˩ (11) 的變讀現象。其中 ˩ (22) 是箇讀，˩ (55)、˩ (11) 是連讀。從平面的分析上看，這種變讀有兩種可能：

(1) ˩ (22) → ˩ (55)

→ ˩ (11)

(2) ˩ (55) → ˩ (22) / __ #

˩ (11) → ˩ (22) / __ #

不過同是 sip ˩、同是 kut ˩、同是 pak ˩、同是 ta' ˩，什麼時候變讀為 ˩ (55) 或 ˩ (53)，什麼時候變讀為 ˩ (11)，却和它們的連讀環境沒有必然的關係。凡是變讀為 ˩ (55) 的那一類字，無論它後面接的是什麼樣的聲、韻、調，它的變讀都是 ˩ (55)；變讀為 ˩ (11) 的字，也是一樣。因此我們不能選擇 (1) 的方案，只有 (2) 才能解釋這種沒有條件的變讀。這也就是說，我們基於平面的理由，必須認定連讀形式為基式：清水入聲有兩種基式，˩ (55) 和 ˩ (11)，這兩個調在後面不接其他語位的時候，它們的調值便中化 (neutralized) 了。

大多數的閩南語都分陰陽入，清水是一種閩南方言，從比較和貫時的觀點看，清

水方言的前身應該也是分陰陽入聲的。這種分別，雖然並不見於清水的本調，却保留在變調之中。因此，清水聲調的變讀，並不是無意義的偶然現象。它有着存古的意義，而古語上的分別，體現在我們設定為基式的變讀上。

2-2 泰雅語四季方言的唇音與舌根音的變讀

李壬癸師曾經注意到泰雅語四季村³ 方言當中，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有動詞字尾 $p \sim k, b \sim k, m \sim \eta$ 的變讀現象：

詞 幹	主 動	被 動	語 義
(3) kiyak	kmiyak	kyap-un	捉
'iyuk	miyuk	yup-un	進入
qaluk	qmaluk	qlup-un	打獵
quyuk	qmuyuk	qyup-un	摺
(4) hak	hmak	hab-un	刺入
qatak	qmatak	qtab-un	剪開
gok	mgok	gob-un	飲(同杯)
(5) lon	lmon	lom-un	燒
con	cmom	com-un	擦拭
qtan	qmtan	qtam-un	嚙
talan	tmalan	tlam-un	嚐

這是字尾唇音與舌根音的變讀。詞幹或主動態的舌根音讀法，並沒有相關的構詞行為發生，可以稱為簡讀；被動態則在字尾輔音之後加上了後加成分 $-un$ ，這時字尾輔音都成了唇音；它們都是所謂的連讀。從共時的觀點來觀察變讀的方向，我們可以選簡讀為基式，即 (6)；或選連讀為基式，即 (7)：

(6) $k \rightarrow p / _ + un$

$k \rightarrow b / _ + un$

$\eta \rightarrow m / _ + un$

3. 四季村 (Skikun) 在臺灣省宜蘭縣大同鄉。以下所引四季方言，係根據李壬癸師 (Li 1980: 379-382) 的研究。又本文所論四季村的變讀現象，又見於賽德語 (參見楊秀芳1976) 方言和泰雅的萬大、眉原、發祥等方言，且不分老少。此承李壬癸師所示告，謹誌謝忱。

(7) $p \rightarrow k / _ \#$ $b \rightarrow k / _ \#$ $m \rightarrow \eta / _ \#$

李壬癸師的選擇是 (7)，因為下列 (8)、(9) 兩組字並沒有變讀現象，它們的基式無疑當爲 $k((8))$ 或 $\eta((9))$ ：

詞 幹	主 動	被 動	語 義
(8) sayuk	smayuk	syuk-un	烤
tahuk	tmahuk	thk-un	炒菜
(9) puŋ	muŋ	puŋ-un	聽
hobiŋ	hmobiŋ	hbeŋ-un	切
tuciŋ	tmuciŋ	ccuŋ-un	敲

假設 (3)、(5) 的基式是 (6) 的話，我們就不能解釋：為什麼在 (8)、(9) 兩組字中，被動式的 $k-$ 或 $\eta-$ 沒有變成 $p-$ 、 $b-$ 或 $m-$ ？語料中雖然缺乏字尾是 $-b$ 而沒有變讀的例子，但是一方面四季村本來就沒有字尾的 $-b$ ⁴，一方面 $b \sim k$ 的變讀與 $p \sim k$ 、 $m \sim \eta$ 同其類型，所以上述 (4) 組諸字的基式也可以設計爲 (7) 式。也就是說，(3) (4) (5) 的基式是它們的連讀形式，不是簡讀形式。

從貫時和比較的方面來看，四季村年輕人的這種變讀形式，正是一種存古的表現。上述九組例字當中，有一些已經可以確知其古語形式。例如‘打獵’的古泰雅羣語⁵是 $*q\text{-um-alup}$ (Li 1981:286)，‘燒’是 $*l\text{-um-aum}$ (Li 1981:280)，‘嚐’是 $*t\text{-um-alam}$ (Li 1981:294)，‘敲’是 $*t\text{-um-utiŋ}$ (Li 1981:286)，‘烤’在古泰雅支語可能是 $*s\text{-um-aruk}$ (Li 1981:279)⁶。它們的字尾輔音分別是 $*-p$ 、 $*-m$ 、

4. 泰雅語大部分的方言，都把字尾的 $-b$ 清化爲 $-p$ 了，只有苗栗縣泰安鄉錦水村的汶水(Mayrinax)方言、八卦村(Paʔkualiʔ)、以及清安(Mabatuʔan)方言那一帶還保留字尾的 $-b$ 。此係面談所示，並請參見 Li 1981: 250-253。

5. 泰雅羣語言包括泰雅和賽德兩大支，各有許多方言，四季村方言屬於泰雅支。參看 Li 1981: 235-236。

6. 承李壬癸師示知：「『烤(毛)』一詞古賽德語似應爲 $*s\text{-um-arub}$ 才對，例如春陽方言 $/s\text{-m-aruk srub-i}/$ ；參見 Li 1982a: 175。然而泰雅澤仁(Pyasan)方言 $/sayuk, s\text{-m-ayuk, syuk-an, syuk-un, syuk-i}/$ (見 Li 1980: 393) 連讀可能已由 $*b$ 變成 k 了。若賽德之連讀 b 爲存古，可能是澤仁已經過類比變化(analogical change or levelling)了。」由此看來，古泰雅羣語中這個字也許也具 $*-b$ 尾。不過現在仍有 $-b$ 連讀形式的，只見於賽德支方言 (Li 1982a: 175)。泰雅支方言如澤仁、四季等既已沒有這種反映，可能在古泰雅支語裏已經如此。

-m、-k、*-ŋ，和從平面設定的基式相同。古泰雅羣語收 *-b 的字很少，但 (4) 組中‘刺入’和‘飲（同杯）’在泰雅支方言的反映裏，顯然早期應該有個 *-b 尾。試比較下列兩組的反映⁷：

		‘刺入’	‘飲(同杯)’	‘打 呵 欠’
(10) 泰雅支：賽考利克/	-p /	h-m-op	m-gop	m-suyap
大 隘/	-p /	——	ma-gaup	ʔam-suyap
四 季/	-p /	h-m-ap	m-gop	m-suyap
汶 水/	-b /	h-um-ab	g-um-aub	ma-suwag ⁸
萬 大/	-k /	——	ma-ga-gok	ma-surak
賽德支：南 豐/	-k /	——	——	m-suwak
春 陽/	-k /	——	——	m-surak
合 作/	-k /	——	——	m-surak
松 林/	-k /	——	——	m-surak
古泰雅羣語	*-b			*ma-surab ⁹
				*ma-suwab ⁹
		‘吹’	‘種 子’	‘播 種’
(11) 泰雅支：賽考利克/	-p /	mzyup	ghap	m-hap
大 隘/	-p /	(yumup)	ga-gahap	g-m-hap
四 季/	-p /	miyup	ghap	g-m-hap
汶 水/	-p /	ʔ-um-iyup	ga-ghap	g-um-hap
萬 大/	-k /	(yumup)		
賽德支：南 豐/	-k /	miyuk	(rehak)	(r-m-ehak)
春 陽/	-k /	miyuk	(rəhak)	(r-m-əhak)

7. 以下比較取自 Li 1981: 251, 245。各方言的地理位置，也請參看 Li 1981: 298。

8. 汶水的 ma-suwag 係由 *ma-surab > *ma-suwab > ma-suwag 異化而來，李師有說，見 Li 1981: 251-252；而且八卦及清安方言有些發音人確實也說 ma-suwab，參見 Li 1981: 252。

9. 承李師示知：*ma-surab 可能為後起的男語形，男語形之一特徵，是加挿詞 *-ra-，*ma-suwab 則可能直接來自 PAN *Suab。

合	作 / -k /	miyuk	gəhak	g-m-əhak
松	林 / -k /	miyuk	gəhak	g-m-əhak
古泰雅羣語	*-p	*ʔiyup	*gəhap	*g-um-əhap

唇音字尾在賽德支方言都已變成了舌根音，泰雅支則大多仍為唇音。比較了 (11) 組的對應關係，(10) 組無疑可以擬出一個 *-b 尾來。這個 *-b 尾，也正是前述 (4) 諸字所設定的基式。

在另一方面，四季村的老年人並沒有 p-k 和 m~ŋ 的變讀。(3)、(5) 各組中，年輕人本讀為 -k、-ŋ 尾的字，老年人仍讀 -p 或 -m。例如¹⁰：

	老年人	年輕人	語義（主動式）
(12)	kmiyap	kmiyak	捉
	miyup	miyuk	進入
	qmalup	qmaluk	打獵
	qmuyup	qmuyuk	摺
(13)	{ lmom	lmoŋ	燒
	{ mtlom	mtloŋ	
	cmom	cmoŋ	擦拭
	qmtam	qmtaŋ	嚙
	tmalam	tmalaŋ	嚐

這也就是說，老年人的字尾 -p、-m 在年輕人的語言裏一方面讀成 -k、-ŋ 的同時，另一方面也就有了 p~k、m~ŋ 的轉換。這種轉換變讀，正是 p>k、m>ŋ 的一個過渡階段：簡讀中演變似已完成，連讀中却仍有存古的痕跡。

老年人也沒有 b~k 的變讀，(4) 中年輕人簡讀為 -k 的字，老年人則讀為 -p 尾。例如各字的主動式為：

- (14) hmap ‘刺入’
 qmatap ‘剪’
 mgop ‘飲(同杯)’

10. 四季方言不同年齡的讀音形式，Li 1980: 380 及 1982b: 168-170 有較詳細的說明，讀者可以參看。

驟看之下，似乎年輕人的 -b 連讀，於老年人讀音中無所徵。不過老年人另有 b~p 的變讀¹¹，保留了古語的 *-b:

詞 幹	被 動	語 義
(15) hop	hab-an	刷入
qatap	qtab-an	剪
gop	gob-an	飲(同杯)
suyap	syab-an	打呵欠

李壬癸師 (Li 1980: 357-358) 認為，這種變讀的方向是 b→p / __# 而不是 p→b / __+an，因為一方面儘有許多 p→p / __+an 的例子，同時 b 本來也不出現於字尾。我們在這裏可以補充一點，就是 b→p / __# 的變讀方向，是以連讀形式為基式，而從上文(10)的引證來看，這些字正應有個古語的 *-b。這個 *-b 從古泰雅支到四季村老年人，再到年輕人的演變程序是 *-b>-p>-k。第一個階段，老年人的簡讀中 *-b 已經變成 -p，但在連讀中仍保持古語的 *-b；第二個階段，簡讀中的 -p 年輕人進一步變為 -k，但連讀中的古語 *-b 仍然保持得很好；而就在此同時，原來老年人的 b~p 變讀，也已經變成了 b~k 變讀了。如果以上的解釋不錯的話，那麼連讀形式為基式時，不但具有存古的意義，而其保存古語的穩定性似乎還很大。至少在四季村的貫時發展裏，簡讀已經有了 *-b>-p>-k 的變化，而連讀却絲毫未變¹²。

清水的入聲變調和四季村字尾唇音與舌根音的轉換現象，顯示：如果連讀形式是基式的話，這種變讀現象帶有的，是一種存古的意義。

3. 創新的一面

3-1 樂會方言喉塞音尾有無的變讀

樂會方言是一種海南島的閩南方言 (何 1976)。和大多數的閩南方言一樣，樂會

11. 這種變讀見於汶水、清安、萬大、眉原、發祥以外的泰雅支方言，並包括四季村的老年人在內，此係李壬癸師賜告。

12. 承李師示知：「然而在萬大方言 (Palnawan)，「剪」字 /ʔ-um-atak, ʔatap-i (命令式) /連讀的 b 也已變成 p 了；參見 Li 1982a: 175。」

有四種輔音韻尾 -p、-t、-k、-ʔ，在變讀的環境之下，-ʔ 會消失。例如：

- (1) 桌 dɔʔ ɿ + 椅 i ɿ → dɔ ɿ i ɿ
 拍 p'aʔ ɿ + 賴 lai ɿ → p'a ɿ lai ɿ (撒賴)
 作 toʔ ɿ + 戲 ɣi ɿ → to ɿ ɣi ɿ
 (2) 白 ɬeʔ ɿ + 米 pi ɿ → ɬe ɿ pi ɿ
 落 loʔ ɿ + 雨 ɣou ɿ → lo ɿ ɣou ɿ
 臘 laʔ ɿ + 肉 ɣiok ɿ → la ɿ ɣiok ɿ

這就形成了 -ʔ ~ -ɸ 的變讀現象。這種變讀現象與聲調也有關聯。(1) 組帶 -ʔ 尾的，相當於中古所謂的陰入字。(2) 組則相當於陽入字。這些入聲字的簡讀，都帶促調。陰入是 ɿ (55)，陽入是 ɿ (22)。在連讀時，陰入變成 ɿ (53)，陽入變成 ɿ (22)，調長也由促調變成了舒調。樂會方言簡讀時一共有七個調，除了陰入的 ɿ (55)、陽入的 ɿ (22) 之外，其它的五個調是：

調 名	調 值
陰 平	ɿ (44)
陽 平	ɿ (22)
上	ɿ (21)
陰 去	ɿ (13)
陽 去	ɿ (42)

其中陰去另有一個變調 ɿ (55)。如果從連讀的環境來看，失去 -ʔ 的陽入，調值便和陽平一樣：

陽 入	陽 平
白 ɬe ɿ -	耙 ɬe ɿ -
落 lo ɿ -	鑼 lo ɿ -
臘 la ɿ -	籃 la ɿ -

爲了區別陽入和陽平，我們必須假設它們的基式就是簡讀，也就是本調時的形式。¹³

13. -ʔ 的有無和調的長短因而是相平行的一種現象，董同龢 (1957: 239) 對廈門方言也有類似的觀察。董先生最後選擇 -ʔ 的有無爲辨異徵性，而以調的長短爲冗贅的成分。從歷史的演變來看，這樣的處置是恰當的。本文因此也採取同樣的處理法。

也就是說， $-ʔ \sim -\phi$ 的變讀方向是 $-ʔ \rightarrow -\phi / _+$ ，而不是 $-\phi \rightarrow -ʔ / _ \#$ 。陰入的變調 ㄣ (53)，並不同於其他任何的調，不會造成類似陽入與陽平同調的情形。因此陰入的變讀方向，可以是 $-ʔ \rightarrow -\phi / _+$ ，也可以是 $-\phi \rightarrow -ʔ / _ \#$ 。不過爲了取得規律的一致。我們寧取 $-ʔ \rightarrow _ -\phi / _+$ 。於是，樂會帶 $-ʔ$ 尾入聲字，都以簡讀爲基式，以連讀爲導式。

從比較和貫時的立場看， $-ʔ \sim -\phi$ 的變讀有着創新的意義。閩南方言的 $-ʔ$ 尾，係自 $-p$ 、 $-t$ 、 $-k$ 尾弱化而來。雖然它弱化的條件，至今還不十分清楚，但是弱化的方向，却是很明顯的。請比較下列兩組字：

	中古音 ¹⁴	揭 陽	厦 門	樂 會	澄 邁
(3) 十	ʒjɛp	tsap	tsap	tap	tap
七	ts'jet	ts'ɛk	ts'it	sit	sit
六	ljuk	lak	lak	lak	lak
(4) 甲	kap	kaʔ	ka ^(ʔ) 15	ka ^(ʔ)	ka
鐵	t'iɛt	t'iʔ	t'i ^(ʔ)	xi ^(ʔ)	hi
白	b'ɛk	pɛʔ	pɛ ^(ʔ)	βɛ ^(ʔ)	βæ

帶 $-ʔ$ 尾的字，相當於中古部分帶 $-p$ 、 $-t$ 、 $-k$ 尾的字，也就是部分的入聲字。這些字，在閩南方言中相當一致。可見它們之帶 $-ʔ$ 尾在古閩南語時期即已如此。姑不論古閩南語以前的變化如何，在現代閩南方言中，我們就可以看到 $-ʔ$ 尾弱化的過程。在一方面，即 (3) 組各字， $-p$ 、 $-t$ 、 $-k$ 尾在各方言中毫無變化。但另一方面，即 (4) 組各字， $-ʔ$ 尾在揭陽不因連讀而丟失（參見董同龢 1959:902）；在廈門，一部分會因連讀而丟失，一部分雖有連讀也不會丟失¹⁶；到了樂會，全部會因連讀而丟失；而在另一種海南島的閩南語澄邁方言中（何 1981），無論在相當於其他閩南方言的簡讀或連讀的環境下，都沒有 $-ʔ$ 尾，這些字完全讀舒調，也不再有 $-ʔ \sim -\phi$ 的轉換。因此，

14. 此處中古音，暫用董先生 (1959) 中的標音。

15. $-ʔ$ 之外加括弧的，表示 $-ʔ$ 在變調時會丟失。

16. 會丟失的主要是陽入和一部分的陰入字，參看董同龢 1957: 243-244。不過他所舉連讀時不丟的陰入字很少，有比較材料的就更少。

揭陽、廈門¹⁷、樂會、澄邁，正代表了-ʔ尾消失的四個階段。整個的演變方向是-ʔ→-ϕ，樂會的變讀方向也正是如此。在這個例子裏，我們看到變讀現象體現該方言的未來走向，也就是「創新」的一面。在這個時候，箇讀便是整個現象的基式。

3-2 排灣語中字尾 -w 和 -v 的變讀

在我所熟知的大部分排灣方言中（何 1978），都有下列箇讀爲 -w 而連讀爲 -v 的轉換現象：

(5) s-əm-ənaw ‘洗（主動）’ : sənav-i ‘洗（命令態）’

: sənav-u ‘洗（命令態）’

kasiw ‘樹木’ : pu-kasiv-an ‘放木柴的地方’

這種轉換發生在以元音起頭的後加成分附着在詞幹後頭的時候。如果詞幹的字尾是 -u，而不是 -w，就不會有變讀產生。例如：

(6) s-əmu-pu ‘數（主動）’ : supu-i ‘數（命令態）’

: supu-u ‘數（命令態）’

同時，在這些方言中，另有許多字尾是 -v 的字。以三地門方言為例，像 siav ‘湯’、pasaliv ‘不’、vadiv ‘香菇’、ʔ-əm-ələv ‘關’等。所以這種 -w~-v 的變讀規律應該是 -w→-v / __+，而不是 -v→-w / __#。因為如果是後者的話，規律會把該收 -v 的字都誤改成收 -w 了。也就是說，這種箇讀現象，應該以箇讀的 -w 爲其基式。

可是另有一小部分方言，例如與三地門相鄰的筏灣，却没有 -w~-v 的轉換。因為在這類方言中，根本沒有字尾的 -w。其它方言字尾的 -w，在筏灣全讀作 -v。例如 (5) 當中‘洗（主動）’和‘樹木’便是 s-əm-ənaw、kasiv。其它方言字尾的 -v，在筏灣仍然是 -v。因而從比較的觀點來講，-w 和 -v 在筏灣混而爲一了。

在古排灣語，甚至古南島語的音韻發展史上，-w、-v 各有不同的來源。請觀察下列兩組例字¹⁸：

17. 晉江、龍溪與廈門同一類型，參看董同龢 1959: 796、853、902。

18. 以下古排灣語的擬音，係根據拙作（何1978）所定的規則；古南島語和古西部南島語則依Tsuchida (1976) 所擬。

(7) 古南島語 *babaw > 古排灣語 *vavaw > 三地門 vavaw ‘上方’

古南島語 *laŋaw > 古排灣語 *laŋaw > 三地門 laŋaw ‘蒼蠅’

古西部南島語 *S₁₃₆ənaw > 古排灣語 *s-əm-ənaw > 三地門 s-əm-ənaw
‘洗’

古南島語 *kaS₂iw > 古排灣語 *kasiw > 三地門 kasiw ‘樹木’

(8) 古西部南島語 *q₂əNəb > 古排灣語 *q-əm-ələv > 三地門 ?-əm-ələv ‘關’

古排灣語 *caqəv > 三地門 ca?əv ‘蓋子’

古排灣語 *q-əm-av > 三地門 ?-əm-av ‘搶’

現代方言的 -w，來自古排灣語的 *-w，也即是古南島語 *-w 的直接反映。現代方言的 -v，來自古排灣語的 *-v，並可上溯至古南島語的 *-b。因此 *-w、*-b，從古至今的演變，可以簡列如下：

古南島語、古西部南島語		古排灣語		三地門		筏灣
*-w	>	*-w	>	-w	>	-v
*-b	>	*-v	>	-v	>	-v

其中筏灣和三地門之間的排列，並不表示二者一定有這樣的傳承關係，筏灣也許直接來自古排灣語。古語之中是否有變讀現象，姑不置論。三地門的 -w → -v / __ +，無疑正指出 -w、-v 合流的最終階段。這個階段，在它鄰近的筏灣方言已經完成，同時作為演變媒介的 -w ~ -v 變讀，也不復存在。

上面兩個例子，樂會和三地門，說明了變讀現象的創新意義。在具有這種意義的時候，平面的分析會傾向於選擇箇讀為基式，連讀為導式。

4. 本文提出的解釋

通過前兩節的討論，我們得到了這樣的認識：一個語言內部的變讀現象，可以分成兩種類型，分別具有存古或創新的意義；如果平面的音韻分析是以箇讀為基式，這種變讀是一種創新，它表現的是這個語言的未來走向；如果平面的分析必需以連讀為基式，這種變讀乃是存古，它代表的是古語在現階段的發展；而整個變讀現象，則

代表語音演變——無論是從古至今或自今而後——中間過程的一種媒介；某種演變完成，相關的變讀也即終止。

從衍生音韻學的立場來說，基式代表言語者通過經驗材料所習得的語言形式，是言語者內化語法的一部分，也即代表了言語者對當時所操語言的認識。在另一方面，箇讀形式出現在構詞程序發生之前，或單獨稱述的環境，也就是一個中性或常態的環境；連讀形式則頗受環境的限制 (context sensitive)；因此也可以說箇讀代表了現階段一個較為穩定的形式，連讀則是一個非常態的形式 (marked form)。假如言語者習得的基式即是箇讀，變讀乃以箇讀為其基礎而運作，這就等於是說：這種變讀是以當前穩定的、常態的形式為起點。因此這種變化在言語者而言，是後來發生的，所以是創新的。反過來說，言語者習得的基式若是連讀形式，而變讀現象即以此連讀形式為起點，走向當前穩定的、常態的形式。可見變讀是在當前常態形式之前已有的現象，當前的常態形式 (箇讀) 乃是此一變讀的終點，意味此一變讀行將結束。因此這類變讀反映的乃是前一階段的音韻變遷。

然而有一件事我們必須了解，那就是：共時分析本身也無法證明其必然符合貫時發展的程序。貫時的發展究竟如何，要靠長期不斷的觀察或利用比較的研究才能確定。尤其是語言的發展常常還牽涉到其它非語言的因素，如年齡、階層、體式等等 (參看 Weinreich, Labov and Herzog, 1968 及 Bynon 1977: 204-213)。例如本篇第二節中討論泰雅語四季村年輕人變讀的時候，共時的分析只能得到 $p > k$, $b > k$, $m > \eta$ 三條規律，却沒有辦法為其中的 $b > k$ 再擬出不同的演變階段來。貫時的 $b > p > k$ 的演變，是多少配合了與老年人比較的材料後才得到的結果。這個例子顯示，共時的分析，並不能充分的反映貫時的階段。但是貫時的發展乃是共時的延續，共時的變讀既為一種發展的表現，其歸趨如何，自可從貫時的觀察中求得印證。也就是說，作為語言不斷演變的一種體現，共時的變讀現象，無疑地具有貫時的意義。就其反映貫時意義而言，是確定的。但是是否能將貫時演變的先後次序表現出來，如四季村的情形，則不是必然的，或者說不必是充分的。這個道理，不難理解。從語言系統的內部來看，前一階段演變所產生的新規律，可能在新一代的言語者語法中產生重組 (restructuring) 的效果，因而抹去了此一規律的痕跡。新一代的言語者自有其它

的變讀規律，但是共時的分析，就不太可能重現重組前的這條規律了。

5. 晉江方言古調值的構擬

由於材料的不足，我們常常不能很精確的掌握一個語言發展的前因、後果。不過，如果這個語言有變讀現象，而我們又能對它的平面（共時）分析提出正確的認識的話，通過基式的認定，可以把這個語言放回到歷史的流程中去。我們可以推測它的前身，也可以預卜它的未來發展。對音韻演化的研究，也就因此多了一種線索。本節就以晉江方言的變調為例，在古音擬測方面，作一個簡單的說明。

晉江方言是一種閩南方言（董同龢 1959），它的聲調變讀情形如下：

調 名	簡 讀	連 讀
陰 平	˩ 44	(˩ 44)
陽 平	˨˨ 24	˩ 11
陰 上	˩ 55	˨˨ 35
陽 上	˩ 33	˩ 11
去	˩ 31	˩ 55
		˩ 11
陰 入	˩ 53	˩ 55, ˩ 53
陽 入	˩ 35	˩ 11, ˩ 11

陰平調在連讀位置沒有第二種讀法，也可以說它的連讀和簡讀一樣，都是 ˩ (44)。去聲簡讀 ˩ (31)，但有兩種連讀。一是 ˩ (55)，帶這種調的都是相當於中古清聲母的去聲字，也就是陰去。另一種是 ˩ (11)，帶這種調的都是相當於中古濁聲母的去聲字，也就是陽去。也就是說，陰陽去的分別，還保留在連讀裏，在簡讀中却中化了。陰入的連讀有兩種，一是 ˩ (55)，是帶 -p、-t、-k、-ʔ 尾而相當於中古清聲母的入聲字，字尾輔音都不消失。另一是帶尾 -ʔ 也相當於中古清聲母的入聲字，在連讀時 -ʔ 會消失，調值變舒，就是 ˩ (53)。陽入連讀也有兩個調。一是 ˩ (11)，是帶 -p、-t、-k 尾而相當於中古濁聲母的入聲字，字尾輔音都不消失。一是 ˩ (11)，是帶 -ʔ 尾而相當於中古濁聲母的入聲字，字尾 -ʔ 連讀時會消失，調值變舒。總共簡讀七

個調，連讀六個調。

連讀形式中有三個「1」(11)，其中陽平和陽上的基式無法從共時的觀點決定，但去聲字有明顯的中化現象，提供了解決的線索。現在就從去聲字討論起。爲了區別「1」(11)和「1」(55)調的字，必須假設以下的變讀：

(1) 「1」(55)→「1」(31) / __# (陰去)

(2) 「1」(11)→「1」(31) / __# (陽去)

其次，爲了區別陽去與陽平、陽上、陽入的連讀，後面這三種調的變讀方向應該分別是：

(3) 「1」(24)→「1」(11) / __+ (陽平)

(4) 「1」(33)→「1」(11) / __+ (陽上)

(5) 「1」(35)→「1」(11) / __+ (陽入)

陽入連讀的「1」(11)與「1」(11)的分別是前者保留-p、-t、-k，而後者的-ʔ已消失。前文已提到，比較恰當的分析是以調的舒促爲附帶成分¹⁹。因此，只要-p、-t、-k與-ʔ有別，「1」(11)與「1」(11)可以合併爲一個調位。我們可以不處理「1」(11)的問題，或者採取和(5)同樣的辦法：

(6) 「1」(35)→「1」(11) / __+ (陽入)

陰入當中一部分帶-ʔ的字，連讀時-ʔ消失，調成爲「1」(53)；另一部分帶-ʔ的字和帶-p、-t、-k的字，連讀時字尾輔音不丟失，調值爲「1」(55)。晉江-ʔ~-ϕ的變讀，和廈門同其類型，其方向爲-ʔ→-ϕ / __+，是一種創新²⁰。然而這種創新並沒有影響調型。可見「1」(53)正是陰入的基式：

(7) 「1」(53)→「1」(53) / __+ (陰入)

帶-p、-t、-k、-ʔ而變讀時字尾輔音不消失的陰入字，其基式也應當是「1」(53)，否則我們便要設定兩套帶-ʔ的陰入字，這是不經濟的作法。因此另一種陰入變讀的方向就是：

(8) 「1」(53)→「1」(55) / __+ (陰入)

19. 參看註13。

20. 參看註17。

剩下唯一有變讀的是陰上調，它的基式和變讀方向必需是：

$$(9) \quad \downarrow (35) \rightarrow \downarrow (55) / _ \#$$

否則就不能和陰去分別了。現在我們便可把 (1) ~ (9) 的平面規則，重新整理其演變如下。下面的箭頭方向，代表變讀的方向，而變讀的起始的一端，也就是基式，便可以認定為較早的形式，也就是古語。

調 名	箇 讀	連 讀	古調值	變讀意義
陰 平	↓ 44	↓ 44	↓ 44	——
陽 平	↗ 24	→ ↓ 11	↗ 24	創新
陰 上	↓ 55	← ↗ 35	↗ 35	存古
陽 上	↗ 33	→ ↓ 11	↗ 33	創新
陰 去	↘ 31	← ↓ 55	↓ 55	存古
陽 去	↗ 31	← ↓ 11	↓ 11	存古
陰 入	↘ 53	→ ↓ 55	↘ 53	創新
		→ ↘ 53		創新
陽 入	↗ 35	→ ↓ 11	↗ 35	創新
		→ ↓ 11		創新

晉江方言的變調現象，因此並不是單純的只有一種方向，而是新舊的演變並存的一種局面。從語言的演化史來看，這毋寧是合理的。當然，也許有人並不以這樣的結果為滿足，而進一步為陰平、陽平擬一個更早的來源 ↓ (44)。陰上和陽上、陰去和陽去、陰入和陽入，也都可以各擬一個共同的古調值 ↗ (35)、↘ (51)、↘ (53)。並說明凡各調的陰調後來都高化，各調的陽調後來都低化。但這樣的工作，需要憑藉變讀以外的觀察和方法，那就在本文討論的範圍以外了。

參考文獻

- 平山久雄 1972 客家桃源方言調值的內的再構。中國の言語と文學: 209-228 東京。
 1975 廈門話古調值的內部構擬。中國語言學報 3.1: 3-15。
 1983 中國語閩南閩北祖方言の聲調調值。東京大學文學部研究報告 5: 191-248。
- 何大安 1975 三地門音韻初步報告。(稿本)
 1976 海南島樂會方言音韻研究。(稿本)
 1978 五種排灣方言的初步比較。史語所集刊 49.4: 565-681。
 1981 澄邁方言的文白異讀。史語所集刊 52-1: 101-152。
- 董同龢 1957 廈門方言的音韻。史語所集刊 29: 231-253。
 1959 四個閩南方言。史語所集刊 30: 729-1042。
- 楊秀芳 1976 賽德語霧社方言的音韻結構。史語所集刊 47.4: 611-706。
- Bynon, Theodora 1977 *Historical Linguis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lle, Morris 1962 Phonology in generative grammar. *Word* 18: 54-72. Also in Jerry A. Fodor and Jerrold J. Katz eds. *The Structure of Language: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334-352, Prentice-Hall, Inc.,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1964.
- Hooper, Joan B. 1976 *An Introduction to Natural Generative Phonology*. Academic Press, Inc., New York.
- King, Robert 1969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d Generative Grammar*. Prentice-Hall, Inc.,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 Li, Paul J-K. (李壬癸) 1980 The phonological rules of Atayal dialects. *BIHP* 51.2: 349-405.
 1981 Reconstruction of Proto-Atayalic Phonology. *BIHP* 52.2: 235-301.
 1982a. Atayalic final voiced stops. *Pacific Linguistics*, C-75: 171-185.
 1982b Linguistic variations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in the Atayalic dialects. *The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s. 14: 167-191.
- Schane, Sanford A. 1973 *Generative Phonology*. Prentice-Hall, Inc.,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 Ting, Pang-hsin (丁邦新) 1982 Some aspects of tonal development in Chinese dialects. *BIHP* 53.2: 629-644.
- Tsuchida, S. 1976 *Reconstruction of Proto-Tsouic Phonology*. Study of Languages & Cultures of Asia & Africa, Monograph Series No. 5, Tokyo.
- Vennemann, T. 1971 Natural generative phonology. Paper read at annual meeting of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 St. Louis, Missouri.
- Weinreich, U., W. Labov and M. I. Herzog 1968 Empirical foundations for a theory of language change. In E. W. Lehman and Y. Malkiel eds., *Directions for Historical Linguistics* 95-188,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Two Diachronic Implications of Phonemic Variation, with Discussion
on Original Values of Chin-chiang Tones (Abstract)

Ho Dah-an

It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at there are two types of phonemic variations, and that each bears a different implication for phonological change. The one whose underlying representation is the form as it occurs in isolation (isolated form) is considered to be an innovation. The other one whose underlying representation is the form as it occurs in non-isolation environment (connected form) is considered to be retention. It is also suggested that, synchronically, an appropriat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phonemic variation can shed light on both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al changes and the internal reconstruction of previous stages of a language. Several examples from Chinese and Austronesian languages have been given to support the views proposed here. In the concluding section, an application of the views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is illustrated by a discussion of the original values of Chin-chiang tones.